

---

# 對陳文成博士的回憶 ——黃界清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：陳儀深

紀錄：彭孟濤

時間：2020年1月5日

地點：國史館館長室

黃界清先生，1946年9月15日出生於高雄烏松。烏松國民學校、省立鳳山中學、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。1972年赴美國理海大學就讀，之後轉至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。1976年麻省理工畢業後，先在密西根大學附近的公司任職，期間結識陳文成夫婦，兩家建立起深厚的情誼。1981年陳文成事件發生後，有三篇文章發表在1982年出版的《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》。黃界清從1980年起，長期於德州農工大學任教，並擔任該校台灣同學會的指導老師，之後也成立德州卡城台灣研究社，以推廣台灣歷史文化及主體意識等等。

1976年年底，我從MIT（麻省理工學院）畢業後，11月我開著一輛舊車從波士頓到密西根大學旁邊的一家公司，半路車子還冒煙，到了之後，事實上我在那裡是做學生運動。我們那家公

司開車到密西根大學要五十分鐘，所以我刻意在密西根大學北邊租了一間 apartment。

1977年3月，我專程去參加 Ann Arbor 台灣同鄉會，無意中遇到了一個年輕人在那裡高談闊論，經過自我介紹，知道他就是陳文成。他當時快要畢業了，在密西根大學數學系念統計數學，他太太陳素貞跟他一樣都是台大數學系畢業的，小他一屆。我跟他寒暄幾句就很投機，覺得他很有正義感，很 outspoken，也很關心台灣政治，再加上他有結婚，我也有結婚，可能兩對比較好交流，所以很快地我們兩家就變得很熟。他們住在 North Campus Apartment，離我們租的 apartment 不會太遠，所以我們經常輪流到彼此家裡吃飯、抬槓。印象中陳素貞很愛撒嬌，但陳文成也很會應對。我家喜歡吃整片的牛、豬肉，陳素貞則習慣把牛、豬肉切成細塊來炒青菜。陳文成特別喜歡吃未剝殼的土豆。他們還介紹一種在 Kroger 可以買到含紅色番茄醬 sardine 魚罐頭，便宜，量多，好吃。但是，他們夫妻對於吃、穿、住並不講究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這麼好的一位朋友，就這樣一去不回，大家怎麼可能不憤怒？像我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會把票投給國民黨？1982年出版的《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》裡頭許多文章都很情緒化，裡面大部分的人都用假名，我有三篇文章在裡面，假名分別用斷翼雨中鳥、德州客和 N 君。

陳文成爲人海派，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。他不會隱瞞自己的政治想法，也不怕別人知道，甚至常常和國民黨的「特務」公開辯論，是一個聰明、個性開朗、又有正義感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跟我一樣，都有社會主義的意識，以及對勞動大眾的同

情心，所以一拍即合，幾乎無所不談。1977 年到 78 年，我回來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擔任客座教授一年，大概是 1977 年 5 月要離開 Ann Arbor 時，我還把車子賣給陳文成和陳素貞，那台車好像開到陳文成過世，他太太還繼續在開。在清華的時候，我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去圖書館借黨外雜誌，但那些雜誌很快就被沒收，可以想見，在那個管制嚴格的年代，回來台灣怎麼可能 do anything？

1978 年 8 月，當我又回到 Ann Arbor 的時候，陳文成已經在匹茲堡的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書了，所以我們都靠電話聯絡。其實 1977 年 5 月我要回來台灣之前，他就準備要畢業了，大概 9 月左右，他就到 Carnegie Mellon（卡內基美隆大學）任教。

1979 年年初，我的公司把我從密西根調到田納西，那段期間我們一樣用電話聯絡。5 月左右，陳文成來電約我們去 Smoky Mountain camping。記得是某個星期五的黃昏，我們跟陳文成、陳素貞和他的一個朋友 F 君開車到達 Smoky Mountain 附近，搭篷住宿。一邊吃晚飯的時候，陳文成說他突然想到一個 idea，如何來支援島內的民主運動：「發行刊物，教育群眾，擴大參與面……這些都需要錢。像《潮流》用手抄的，每個人每個月捐十元（美元），一百個人就有一千元，一千個人就有一萬元，黨外人士若有這一萬元，就可以做很多事，包括出刊物。在美國台灣人那麼多，那麼支持民主運動，假如能夠將這發展下去……。」

隔天，大家一起去爬 Smoky Mountain。下午兩、三點，爬到一半的時候，突然下起雨來，後來，陳文成覺得掃興地跟我們一起下山。快到山下的時候，天晴了，我們就在山邊溪裡玩水，拍照。吃完烤肉，大家擠在 F 君搭的一個帳篷裡唱台灣歌，例

如港都夜雨、舊情綿綿、補破網……等等，陳文成唱得很大聲，陳素貞低著頭隨大家哼，我們一直到很晚才睡。

隔天收好帳篷之後，已經是中午了。吃完東西，陳文成建議去騎馬，於是他、F君和我各騎著一匹馬慢慢地繞山邊走動。開車歸途中，大家昏昏欲睡。當天晚上，陳文成又重複說明他之前的 idea。我太太跟 F 君買了一本林義雄的書《從蘭陽到霧峰》，陳文成向來很欣賞林義雄的性格，書被他借走。陳文成滿懷興奮地要一起去爬山，結果，沒有爬上 Smoky Mountain 的高峰，他唯一的收穫是滿腦子要去搞定期捐款運動。

1979年8月10日到12日，中西部壘球賽在 Columbus 舉行，我們幾位朋友都決定去參加，主要原因是要去 promote 民主捐款運動。陳文成這幾個月來，每每在電話中重複他的「定期捐款支持島內民主運動」：「我已經跟 Ann Arbor 的 H 君和 I 君談過好幾次了，他們同意要在《台灣通訊》上面登出。Pittsburgh 方面，我跟人權協會談過，他們贊成這個 idea。還有，Cincinnati 方面，聽說本來就有個民主基金會，……假如中西部有十個同鄉會鼎力支持，每個同鄉每個月定期捐兩百元，就有兩千元，然後加上美東、美西、美南等地區，每個月一萬元支持島內民主運動，絕對不是空想……。」「無論如何，在 Columbus 時，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捐款運動 push 上去。這次若搞不成，我看不出我們還能對台灣故鄉真正做出什麼貢獻，我看我對運動也要冷下來了。」

我對他說：「陳文成，還早呢，這件事即使搞不好，還有許多事可以做，必須做，不要以為大家都會聽你的 idea，如果每個人的 idea 都要被採納，大家不是要忙死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們要

盡力把這個 idea 來實行，但是，若失敗，也不要說就不再關心了……。」當然，我想他是說氣話。

8月10日晚上，陳文成等幾位朋友在我的房間討論如何 promote 這件事。D君沒意見，I君左右為難，陳文成和H君對這件事最熱心。最後決定由陳文成寫一篇文章在第二天晚會時分發。剛巧，隔天早上下雨，Softball 順延幾個小時，大會決定開個臨時討論會。H君要我找個機會上台講這件事，我拒絕的理由是：「這件事從頭到尾是陳文成的 idea，他對這件事最關心，也最有誠意，他上去講是最合適的。」幾個人推來推去，最後還是陳文成找個機會舉手，上去向大家解釋這個定期捐款運動的 idea，他大概講了五到十分鐘，接著又請 Pittsburgh 的一個人上去講大約五分鐘，大家對這件事才稍微有個概念。換句話說，他真的很認真在推動這件事。

當天晚會時，大約分發了五百份傳單。11點球隊代表開會討論下屆球賽事項時，陳文成、H君等人再度找機會 promote 這件事。終於由主席出面向代表徵求意見，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絕大部分的同鄉會代表有意思支持這個運動。當場有十個左右的同鄉會代表認捐每個月一千五百美元，並決定從10月開始，每個月的款目從 Ann Arbor 或 Cincinnati 轉寄島內競選總幹事施明德，由施明德全權處理。當時《美麗島雜誌》正要創刊，島內民主運動是公開合法的運動。

到此為止，陳文成從對勞苦大眾的情感，步入以行動支持島內民主運動。他絕對不是嘴巴說說而已，他的行動是那麼的勇敢、公開，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得到的。往後的幾個月，他雖然繼續捐款運動，並打電話跟各地同鄉會負責人聯絡，但事情當然

沒有那麼順利。

「Cincinnati 那位負責人 K 君，打電話問我是不是台獨盟員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……。」「你知道 L 君嗎？他常常來找我辯論，談理論，很困擾我，你有朋友念過 XX 大學嗎？幫我查一下這個人的背景好嗎？」

在當時我不曉得 L 君是誰，也就沒有幫他查。《美麗島雜誌》在島內發行，轟動海內外，陳文成於是更加努力於捐款運動。但是，到底捐了多少？捐了幾個月？由誰寄？我不太清楚，我也不知道陳文成是否清楚？陳文成也答應幫忙翻譯《美麗島雜誌》裡頭的兩篇文章，只可惜，文章還沒翻譯出來，《美麗島雜誌》就已經被停刊了。

陳文成捐款的事被警總查到，在當時我們是不曉得，但 1979 那一年他所做的事在我們這些好朋友看來，都覺得他是一個敢說話的人，而且他不管你是不是國民黨的「抓耙仔」，照樣修理你。在當時我們猜測，陳文成在警總一定不會跟他們合作，甚至還會跟他們辯論，所以才被制裁。因為他平常就是一位個性開朗，直言不諱的人，如果覺得你不對，就會直接說你不對，當然，在警總應該會比較客氣才對，但我認為他不會妥協，而且我也相信他不會畏罪自殺，自己跳樓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！陳文成就是被國民黨殺死的，這，一點疑問也沒有。

1979 年 12 月，高雄事件（美麗島事件）爆發，12 月 13 日半夜，陳文成來電：「Chicago 的 M 君來電說，所有的 active 民主人士都被抓走了，施明德在逃難中。」1980 年春天，4 月到 5 月，據我所知，應該是陳文成最苦悶徘徊的時刻。他當時說：「我想換個 job，改學 computer 到加州去吧，或到東部 Bell Lab

去……」「我想回台灣教書。在美國待下去，我要起神經病的。回去跟學生們打籃球也很過癮。」「我正想到 industry 去，你若想去教書，也好，為台灣人爭一口氣，我在這裡太 conservative 了，看那些外省人，不見得多有料，但他們敢吹，promoted 快……。」

1980 年 5 月底，幾個月來沒聽過陳文成那麼高興了，他對我說：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生男的！……人生如此而已，呵呵，爭什麼……」到了 8 月，我離開公司，到 Houston 北部的德州農工大學教書。9 月的時候，在電話中他說：「聽說剛創刊的《美麗島週報》支持不了幾期，就要倒閉，該想辦法發動支持週報，不能讓台灣人的報紙倒下去。」「我可能還要在這裡待幾年看看。」因為海外政治氣氛的沉默，再加上彼此忙碌久不常見面，漸少連絡。Christmas 接到我們的卡片時，他們夫婦在陳文成的辦公室打電話來說 Happy Christmas。

1981 年 4 月，陳素貞寫信給我太太，信中洋溢著溫暖家庭的幸福。但是，他們好像沒有告訴我們，他們要回台灣省親。直到 1981 年 7 月 5 日，才得知陳文成死在台大校園。當時我們這些朋友都很年輕、熱血，有的還在讀書，有的才剛畢業，而且都沒有什麼知名度，當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時，大家都很驚恐，大概就蔡正隆最勇敢，還到美國國會作證。那時候我們也在 Houston 抬棺材去跟國民黨示威抗議。

我在〈慟好友陳文成之死〉寫得很詳盡：七月初五（禮拜日）透早一點半，有一位住在西部的朋友（我太太的弟弟）打電話來談起「台灣方面傳來消息，有一位在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書的陳文成教授，因回台省親，被警總約談後，隔天死亡於台大圖書館，

你認識他嗎？」整夜無法入睡。熬到清早七、八點，開始打電話聯絡陳文成的朋友。大家都嚇了一大跳，半信半疑。有人打電話到匹茲堡陳文成住處沒有人接。有人打電話回台北陳文成岳父陳錦華家，接電話的人說他們新搬進來的。有人打電話給陳文成在台北的二哥陳文隆，接電話的人說你打錯了。陳文成在美國的朋友很快地都聯絡上了，匹茲堡方面聯絡不上（可能去參加美東夏令會）。大家急需證實這個消息。下午，剛好有位同鄉的母親從台灣打電話給她的女兒，順便提到陳文成的死。深夜（禮拜日），一位剛從台灣回來美國的朋友，也證實了這件事，他是從飛機上的（台灣）報紙看到的。陳文成死了！陳文成的朋友們開始推測死因，是自然死亡？是政治謀殺？當然，推測到最後就是政治謀殺！

1982年3月31日，我在〈憶好友陳文成〉也把當時最真實的感想表達出來。我說：過多的文句，是多餘的。我們這些朋友感到對不起陳文成及他的家屬：第一，在美國國會聽證會的時候，我們這些陳文成朋友，沒有人敢出面作證。第二，現在寫紀念陳文成的文章時，我們這些陳文成的朋友，不敢用真名，而且，其中有些細節也不敢寫出，合照照片未敢刊出。陳文成的死是很恐怖殘忍的：第一，當我們看到報上給陳素貞公開信上說，「……將電視機打開，整個夜晚不敢入睡……。」第二，陳文華「哀憶四哥」一文中說「……我們一家人不敢出門，恐怖籠罩著我們……。」第三，陳文成再嚴重也不過是書生而已，何以非致他於死地不可！每想到此，實在令人心酸，於心未甘。

根據一般人的看法，陳文成一定是離開鄧維祥家之後遇害的。但胡羊和我太太就不相信，都覺得鄧維祥有問題，可能是出



賣朋友的人。當時我們外面推測，做完筆錄之後，警總根本沒有把陳文成送回去，而是載到別的地方繼續刑求，等到弄死之後，再把他帶到台大扔下去，如果這個推論是對的，他就不可能去鄧維祥家，所以才說，鄧維祥是見到鬼了！但是，按照陳儀深教授的講法，陳文成可能真的有去鄧維祥家，是出來之後才被埋伏在外的其他單位抓走，被制伏之後，活活丟下樓而死亡的。反正不管怎樣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陳文成是被謀殺的，只是他殺的程序不一樣而已。

